



列 宁

帝国主义是
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

4

研究所

大正十一年

全世界無产者，联合起来！

列 宁

帝国主义是 資本主义的最高阶段

(通俗的論述)

人 民 出 版 社

一九六〇年·北京

В. И. ЛЕНИН
ИМПЕРИАЛИЗМ, КАК ВЫСШАЯ
СТАДИЯ КАПИТАЛИЗМА

根据“列宁全集”中文版第22卷中的译文排印

列 宁
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
中共中央馬克思 恩格斯 著作編譯局譯
列 宁 斯大林

人民出版社出版（北京朝陽門大街320号）
北京市書刊出版业營業許可證出字第1号
北京外文印刷厂印刷 新华書店总經售

开本 850×1168 公厘 $\frac{1}{32}$ · 印张 4 · 字数 86,000

1959年9月第1版

1960年9月北京第3次印刷

統一書号 1001·393 定价（四）0.34元

目 录

序言	1
法文版和德文版序言	3
一	3
二	3
三	5
四	6
五	7
一 生产集中和垄断	10
二 銀行和銀行的新作用	24
三 財政資本和財政寡头	40
四 資本輸出	54
五 各个資本家同盟分割世界	60
六 列强分割世界	68
七 帝国主义是資本主义的特殊阶段	79
八 資本主义的寄生性和腐化	90
九 对帝国主义的批評	100
十 帝国主义的历史地位	114
注释	121

帝国主义是資本主义的最高阶段¹

(通俗的論述)

序 言

这本小册子是 1916 年春天我在苏黎世写成的。在那里的
工作条件下，我当然感到英法文参考書相当缺乏，尤其是俄文参考書
十分缺乏的痛苦。但是，我还是利用了約·阿·霍布森的一本論
帝国主义的重要英文著作，我認为我已经給了它以应有的注意。

我写这本小册子的时候，是考虑到沙皇政府的检查的。因此，
我不但要極严格地限制自己只作純理論性的、特别是經濟上的分
析，而且我在叙述关于政治方面的几点必須談的意見时，也不得不
用極其謹慎的口吻，用暗示的方法，用沙皇政府迫使一切革命者提
笔写“合法”作品时不得不用的那种可恶的伊索寓言式的語言。

在目前这种自由的日子，再讀到小册子里那些因顧虑到沙
皇政府的检查而不得不說得失去原意、好像被鉄鉗子钳住了似的
說得含含糊糊、干干巴巴的地方，真是感到十分难受。关于帝国
主义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前夜，社会沙文主义（口头上的社会主义，
实际上的沙文主义）是徹头徹尾地背叛社会主义、毫無保留地投靠
資产階級，工人运动的这种分裂是同帝国主义的客观条件相联系
的等等問題，当时我談的时候，都不得不用一种“奴隶的”語言，現

在只好請关心这些問題的讀者去讀我那部即将再版的1914—1917年的国外論文集。这里要特別指出的是第119—120頁^①上的一段文字：为了通过检查，我在那里不得不拿……日本做例子，來向讀者說明資本家以及投靠資本家的社会沙文主义者（考茨基同他們进行的斗争是很不徹底的）在兼并問題上怎样無耻地撒謊，怎样無耻地掩飾本国資本家的兼并政策。細心的讀者不难用俄国來代替日本，用芬兰、波兰、庫尔兰、烏克蘭、希瓦、布哈拉、爱斯兰和其他非大俄罗斯人居住的地区來代替朝鮮。

我希望我这本小册子能够有助于讀者理解帝国主义的經濟实質这个基本的經濟問題。如果不研究這個問題，就根本不会懂得如何去估計現在的战争和現在的政治。

作 者

1917年4月26日彼得格勒

① 見本書第112—113頁。——編者注

法文版和德文版序言²

一

我在俄文版序言里說過，本書在 1916 年寫的時候，是考慮到沙皇政府的檢查的。現在我不可能把全文改寫一遍，而且改寫也許是不適當的，因為本書的主要任務，無論過去或現在，都是根據不容爭辯的資產階級綜合統計資料和各國資產階級學者的自白，來說明 20 世紀初期，第一次世界帝國主義大戰前夜的全世界資本主義經濟在國際相互關係上的總的情形。

不改寫對於各先進國家的許多共產黨人甚至還有點益處，例如在今天的美國或法國，雖然不久以前這兩個國家幾乎所有的共產黨員都被逮捕了，但是，共產黨人看了這本沙皇政府書報檢查局認為合法的書籍，就會知道，他們還是可以——而且必須——利用共產黨人還有的那一點點公開活動的機會，來說明社會和平主義者的觀點和對“世界民主”的幻想是多麼虛偽。對這本在書報檢查制度控制下寫的書的一些最必要的補充，我將在這篇序言中寫出來。

二

本書已經證明，1914—1918 年的戰爭，從交戰的雙方來說，都是帝國主義的戰爭（即侵略的、掠奪的、強盜的戰爭），都是為了瓜分世界、分割與重分殖民地和財政資本的“勢力範圍”等等而進行的戰爭。

因为，能够証明战争的真正社会性質，确切些說，証明战争的真正阶级性質的，自然不是战争的外交史，而是对 各 交战国統治阶级的客觀地位的分析。为了說明这种客觀地位，不应当引用一些例子和个別的材料（因为社会生活現象極端复杂，随时都可以找到任何数量的例子或个別的材料来証实任何一种意見），而一定要引用关于各交战国和全世界的經濟生活基础的綜合的材料。

我在說明 1876 年和 1914 年世界分割情形的圖表（第 6 章）以及說明 1890 年和 1913 年世界鐵路分割情形的圖表（第 7 章）中所引用的，正是这样一种絕對駁不倒的綜合材料。鐵路是資本主义工業的最主要的部門即煤炭和鋼鐵工業的总结，是世界貿易發展与資產阶级民主文明的总结和最显著的指标。本書前几章已經說明了鐵路是怎样与大生产、垄断組織、辛迪加、卡特尔、托拉斯、銀行、財政寡头等等联系在一起的。鐵路网的分布，这种分布的不平衡，鐵路發展的不平衡，就是全世界現代垄断資本主义的总结。这种总结表明，在生产資料私有制还存在的这种經濟基础上，帝国主义战争是絕對不可避免的。

建筑鐵路似乎是一种简单的、自然的、民主的、文化的、文明的事業。由于粉飾資本主义奴隶制而得到报酬的大学教授和小資產阶级庸人，就有这样的看法。事实上，几根資本主义的干綫已經用千絲万縷的密网把这种事業与整个的生产資料私有制联系在一起了，已經把这种建筑事業变成压迫附屬国（殖民地加半殖民地）里占世界人口半数以上的十亿民众和“文明”国里資本的雇佣奴隶的工具。

以小業主的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自由竞争，民主，——所有这些被資本家及其报刊用来欺騙工农的口号，都早已成为过去的

东西。资本主义已成为极少数“先进”国对地球上大多数居民施行殖民压迫和财政扼制的世界体系。瓜分这种“赃物”的是世界上两三个强大的全身武装的强盗(美、英、日)，他们把全世界卷入他们为瓜分自己的赃物而进行的战争。

三

君主制的德国强迫签订的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约，后来美、法“民主”共和国和“自由的”英国强迫签订的更加残暴卑鄙的凡尔赛和约，给人类做了一件天大的好事，它们把帝国主义雇用的要笔杆子的苦力，把那些虽然自称为和平主义者与社会主义者，但是歌颂“威尔逊主义”，硬说在帝国主义条件下可能达到和平与改良的反动市僧，完全揭穿了。

英德两个财政资本强盗集团争夺赃物的战争留下的几千万尸体和残废，以及后来签订的两个“和平条约”，空前迅速地唤醒了千千万万被资产阶级压迫、蹂躏、欺騙、愚弄的民众。大战破坏了整个世界，世界的革命危机就在这个基础上日益成熟，不管这个危机还会经过多么长久而艰苦的周折，但是结果一定是无产阶级革命爆发并且获得胜利。

第二国际 1912 年的巴塞尔宣言所估计的战争，正是 1914 年爆发的战争，而不是一般的战争（有各种各样的战争，也有革命的战争），——这个宣言已经成了揭露第二国际英雄们的全部可耻的破产和一切叛变行为的文献。

因此，我现在把这篇宣言转载在本版的附录里，并且再三请读者注意：宣言里有許多地方明确而直接地谈到即将到来的这次大战和无产阶级革命之间的联系，第二国际的英雄们总是拼命避开

这些地方，就像小偷避开他偷过东西的地方一样。

四

本書特別注意到批評“考茨基主義”這一國際上的思潮，它在世界各國的代表人物，是第二國際的“最著名的理論家”和領袖（在奧國是奧托·鮑威爾之流，在英國是拉姆賽·麥克唐納等人，在法國是阿爾伯·托馬等等，等等），以及一大批的社會黨人、改良主義者、和平主義者、資產階級民主派和神甫。

這個思潮，一方面而是第二國際腐化解體的結果，另一方面是在整個生活環境的影響下被資產階級偏見和民主偏見所俘虜的小資產者思想的必然產物。

考茨基之流的這種觀點，正好完全背棄了考茨基自己幾十年來，特別是他和社會機會主義者（伯恩施坦、米勒蘭、海德門、龔帕斯等等）作鬥爭時所捍衛的那些革命的馬克思主義原理。因此，現在全世界的“考茨基主義者”都同極端的机会主義者（通過第二國際或黃色國際）和資產階級政府（通過有社會黨人參加的資產階級聯合政府）在實際政治上聯合起來，這決不是偶然的。

在全世界日益發展的整個無產階級革命運動，特別是共產主義運動，決不能不分析和揭露“考茨基主義”的理論錯誤。必須這樣做，尤其是因為和平主義和一般的“民主主義”在世界上還十分流行，這些思潮雖然一點也不想冒充馬克思主義，但是完全同考茨基之流一樣，也在掩飾帝國主義矛盾的深刻性和帝國主義產生革命危機的必然性。所以，無產階級的政黨必須同這些思潮作鬥爭，把受資產階級愚弄的小業主和程度不同地處在小資產階級生活條件下的千百萬勞動者，從資產階級那里爭取過來。

五

关于本書第8章“資本主义的寄生性和腐化”，我还要說几句话。我在本書正文中已經指出：在这个問題上，过去是“馬克思主义者”，而現在是考茨基的战友和“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³的资产階級改良主义政策主要代表人之希法亭，比英国公开的和平主义者和改良主义者霍布森还后退了一步。現在，整个工人运动的国际性的分裂已經完全暴露出来了（分裂为第二国际和第三国际）。这两个思潮之間的武装斗争和国内战争的事实也同样暴露出来了：在俄国，孟什維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帮助高尔察克和邓尼金反对布尔什維克；在德国，謝德曼分子和諾斯克之流同资产階級一起反对斯巴达克派⁴；在芬兰、波兰以及匈牙利等国也是如此。这个有世界历史意义的現象的經濟基础是什么呢？

就是資本主义的寄生性和腐化，这是資本主义的最高历史阶段，即帝国主义阶段所特有的現象。本書証明了，資本主义現在已經把極少数几个特別富强的国家（其人口不到全球人口总数的十分之一，即使按最“慷慨”和最夸大的計算，也不到五分之一）划分出来，它們专靠“剪息票”来掠夺全世界。根据战前的价格和战前资产階級的統計，資本輸出的收入每年有80—100亿法郎。現在当然更多得多了。

有了这样巨量的超額利潤（因为这个利潤超出了資本家从“自己”国家的工人身上榨取的利潤），自然可以拿出一部分来收买工人領袖和上層工人貴族。“先进”国里的資本家，就是这样千方百计地、直接間接地、公开与秘密地收买他們。

这个按生活方式、工資数额和整个世界觀說来已經完全市儈

化的、资产阶级化的工人或“工人贵族”阶层是第二国际的主要支柱，而现在则是资产阶级的主要社会（不是军事）支柱。因为这是资产阶级在工人运动中的真正走狗，是资本家阶级在工人中间的代理人（labor lieutenants of the capitalist class），是改良主义和沙文主义的真正传播者。在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国内战争中，他们中间必然有不少人是要站在资产阶级方面，站在“凡尔赛派”方面来反对“巴黎公社活动家”的。

如果不懂得这个现象的经济根源，如果不估计到这个现象的政治意义和社会意义，那末在解决共产主义运动和即将到来的社会革命的实际任务方面就会一步也不能前进。

帝国主义是无产阶级社会革命的前夜。从1917年起，这一点已经在全世界范围内得到了证实。

尼·列宁

1920年7月6日

在最近的 15 年或 20 年里，特別是西美戰爭（1898 年）和英布戰爭（1899—1902 年）之後，新舊兩大陸出版的政治和經濟著作中，用“帝國主義”這個概念來說明我們這個時代的，是愈來愈多了。1902 年，在倫敦和紐約出版了英國經濟學家霍布森的“帝國主義”一書。雖然這位作者所持的觀點是資產階級社會改良主義與和平主義的觀點，所站的立場實質上同過去的馬克思主義者考茨基今天所站的立場一樣，但是，他對帝國主義的基本政治經濟特點，作了一個很好很詳盡的說明。1910 年，在維也納出版了奧國馬克思主義者希法亭的“財政資本”（有俄譯本，1912 年莫斯科版）。雖然作者在貨幣論的問題上犯了錯誤，並且有一種把馬克思主義同機會主義調和起來的傾向，但是這本書對“資本主義發展的最新階段”（希法亭這本書的副標題）作了一個極有價值的理論分析。實際上，近年來關於帝國主義問題的論述，特別是報刊上專門談論這個問題的大量文章中所談的，以及各種決議，如 1912 年秋的克姆尼次和巴塞爾兩次代表大會的決議中所談的，恐怕都沒有超出這兩位作者所敘述的，確切些說，所總結的那些論點的範圍……

下面，我們就對帝國主義各個基本經濟特點的聯繫和相互關係作一個盡量通俗簡短的敘述。至於非經濟方面的問題，儘管是值得一談的，我們也不談了。參考書目錄及其他注釋，並不是所有的讀者都感到興趣的，所以放在書的最後面。

一、生产集中和垄断

资本主义最典型的特点之一，就是工业蓬勃发展，生产集中于愈来愈大的企业的过程进行得非常迅速。现代工业调查就是说明这一过程的最完备最确切的材料。

例如德国，每千个工业企业中，雇用工人 50 人以上的大企业在 1882 年有 3 个，1895 年有 6 个，1907 年有 9 个。这些企业的工人占工人总数的 22%、30%、37%。但是生产集中的程度要比工人集中的程度大得多，因为大企业的劳动生产率要高得多。关于蒸汽机和电动机的材料，可以证明这一点。如果拿德国所谓广义的工业，即包括商业与交通等在内的企业来说，则情况如下：在 3 265 623 个企业中，大企业有 30 588 个，只占总数的 0.9%。在 1 440 万工人中，它们的工人占 570 万，即占总数的 39.4%；在 880 万蒸汽马力中，它们占有 660 万马力，即占总数的 75.3%；在 150 万瓩电力中，它们占有 120 万瓩，即占总数的 77.2%。

不到百分之一的企业，占有总数 $\frac{3}{4}$ 以上的汽力与电力！而 297 万个小企业（雇用工人 5 人以下的），即占企业总数 91% 的企业，却只占有 7% 的汽力与电力！几万个巨大企业拥有一切，数百万个小企业一无所有。

德国在 1907 年雇用工人 1 000 人以上的企业，有 586 个。它们的工人几乎占总数的十分之一（138 万），它们的汽力与电力几乎占总数的三分之一（32%）^①。下面我们可以看到，货币资本和

① 按“德国年鉴”（*Annalen des deutschen Reichs*）1911 年蔡恩版综合的数字。

銀行使这極少数最大企業的优势达到了真正压倒一切的地步，这就是說，几百万中小企業，甚至一部分大企業的“主人”，实际上处于完全受几百个富豪財政大王奴役的地位。

在另一个現代資本主义先进国家美国，生产的集中更为迅速。美国統計把狹义的工業特別划分出来，并且按全年产值的多少把这种企業分成几类。在1904年，产值在100万美元以上的大企業有1900个（占企業总数216180个的0.9%）；它們有140万工人（占工人总数550万的25.6%）；它們的产值有56亿美元（占产值总数148亿美元的38%）。5年之后，在1909年，相应的数目已如下述：3060个大企業（占企業总数268491个的1.1%），有200万工人（占工人总数660万的30.5%），它們的产值有90亿美元（占产值总数207亿美元的43.8%）^①。

美国所有企業的全部生产，差不多有一半掌握在仅占企業总数百分之二的企業手里！而这3000个巨型企業，包括了258个工業部門。由此可見，生产集中發展到相当程度，可以說，就自然而然地直接走向垄断。因为几十个巨型企業彼此之間容易成立協定；另一方面，正因为企業規模宏大使竞争受到妨碍，从而产生垄断的傾向。这种竞争变为垄断，是现代資本主义經濟的最重要的現象之一，甚至是唯一的最重要的現象，所以我們必須詳細地研究一下。但是，我們首先应当消除一个可能产生的誤会。

美国統計上写着：在250个工業部門中有3000个巨型企業。似乎每个部門只有12个規模最大的企業。

事实上并非如此。并不是每个工業部門都有大企業；另一方

① 見“美国1912年統計彙編”（《Statistical Abstract of the United States》）第202頁。

面，资本主义發展到最高阶段的时候，有一个極重要的特点，就是所謂联合制，即把各种工業部門联合成一个企業，其中有些部門依次对原料加工（如把矿石炼成生鉄，把生鉄炼成鋼，可能还用鋼制造各种成品），有些部門对另一些部門起輔助作用（对废物或副产品加工；生产包装用品等等）。

希法亭写道：“第一、联合制能把各种行情拉平，因而保証联合企業有更穩定的利潤率。第二、能消除交易。第三、能使联合企業改良技术，因而获得比‘單純’企業（即沒有联合的企業）更多的利潤。第四、使联合企業的地位比‘單純’企業巩固，加强它在严重萧条（滞銷，危机）时期，即成品跌价比原料跌价厉害的时期的竞争力量。”^①

德国資產階級經濟学家海曼写了一部專論德国鋼鉄工業中“混合”（即联合）企業的著作，他說：“單純企業，由于原料价格高昂和成品价格低廉而逐漸衰敗”。結果是：“一方面只剩下几个巨大的煤業公司，每年产煤数百万吨，紧密地組成一个煤業辛迪加；其次，还有一些組成鋼業辛迪加的巨型炼鋼厂，也同煤業辛迪加紧密地結合在一起。这些大型企業每年出产 40 万吨鋼（每吨等于 60 普特），采掘大量的矿石和煤炭，生产鋼制成品，雇有 10 000 个分住在工厂的各宿舍里的工人，有的还有自己私有的鉄路和港口。这种巨型企業是德国鋼鉄工業的典型代表。而且集中过程还在不斷地發展。个别企業愈來愈大；同一工業部門或各种不同工業部門的企業結合为巨型企業的愈來愈多，而且有柏林的五六个大銀行作它們的靠山和指揮者。德国矿业确切地証实了馬克思关于生产集中的学說是正确的，誠然，这里指的是用保护关税和运率来保

① 見“財政資本”俄譯本第 286—287 頁。

护工业的国家。德国矿业已经成熟到可以被剥夺的地步了”^①。

这就是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中的一个例外，一个诚实的人应该得出的结论。这里必须指出，他似乎因为德国工业受到高额保护关税的保护而把德国看得很特殊。这种保护关税是只能加速生产的集中和企业家的垄断同盟，如卡特尔、辛迪加等的形式。但是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自由贸易的英国，生产集中也引起了垄断，不过时间比较晚，形式也许有些不同。请看海尔曼·列维教授根据英国经济发展材料写的一本专论“垄断组织、卡特尔和托拉斯”的著作中的一段话：

“英国正是因为企业规模巨大和技术水平很高而发生一种垄断的趋向。一方面，由于生产的集中，企业必须耗费大量的资本；因此，在资本数量上对新企业的要求愈来愈高，这就阻碍了新企业的出现。另一方面（我们认为这一点更重要），每个新企业要想与生产集中所造成的那些巨型企业并驾齐驱，就必须生产大量的过剩产品，而这些产品只有在需求大大增加的时候才能有利地销售出去，否则这种产品过剩就会使价格跌到无论对新工厂或各垄断同盟都不利的程度”。英国与那些用保护关税促进卡特尔化的国家不同，在这里，企业家的垄断同盟，如卡特尔和托拉斯等，大多数是直到互相竞争的主要企业的数目缩减到“一两打”的时候才产生的。“生产集中引起大工业中垄断组织的产生，在这里表现得十分明显”^②。

① 见汉斯·吉德翁·海曼所著“德国大钢铁工业中的混合企业”（Hans Gideon Heymann: «Die gemischten Werke im deutschen Grosseisengewerbe»）1904年斯图加特版第256、278页。

② 见海尔曼·列维所著“垄断组织、卡特尔和托拉斯”（Hermann Levy: «Monopole, Kartelle und Trusts»）1909年耶拿版第286、290、298页。